

甘州夏夜

□雷雨

虽然是盛夏酷暑,但在张掖,却是凉风习习。不时有微雨飘洒,在燕雀的飞舞中,在长长的夕阳余晖的照射中,变幻出各种色彩来,迷离堂皇,煞是好看。晚饭后,大家三三两两来到张掖图书馆南侧的一座建筑内看地方风情的舞台剧演出,似乎是一部关于古甘州的历史连环画。从鸿蒙初开,先民艰辛开拓,到披荆斩棘,渐露文明曙光。不断变换的人物,大致是大将军霍去病,似乎还有苏武、隋炀帝这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但也有颇多作为的皇帝,居然也在张掖停留了一周左右。

看罢演出,意犹未尽地散场。晚上九点多,甘州古城依旧是朗朗乾坤,一派明媚。时光尚早,大家三五成群,便在这河西走廊的小城各自散漫开来。太原刘醉心于杂字收集,对信札收藏也颇有心得,他悄悄耳语我:张掖曾经有过尊经阁,还有玩书楼,可否去寻访一番?自然是一拍即合。

我们一路闲走,西天寺、南华书院、大佛寺,一一走过。但尊经阁遍寻不得,经人指点,大概是在城区东南一带,一路探问,街宽人稀,灯火渐少,说是早已灰飞烟灭。尊经阁与河南鄢陵人陈斐有关。此人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甘肃巡抚都御史,他感慨于当时甘州的经史子集过度匮乏,就动用自己的薪金购书印书,并建了这座尊经阁。陈斐对这些图书颇为珍惜,加盖图章,亲立卷宗,建立馆藏书目,并刻于尊经阁的石碑之上,既便于读者查找,又免去“散失窃匿之患”。甘州的这份石刻馆藏书目,大致算是世界图书馆史上较为独特的书目一种吧。

甘泉书院的玩书楼,说是

也与一位名叫陈史的人有关,此人是康熙年间的举人,曾在河南长葛、尉氏做过县令,也是觉得家乡藏书不丰,文化荒凉,就购书多种,捐献给这座玩书楼,也算是服务报答乡梓的一种实际行动。陈斐也好,陈史也罢,虽然都在官场行走,但仍旧不忘文化,系念以图书服务地方,也算是明清之际较为难得的善举之一。不过,玩书楼这个名字,还是挺有点标新立异的意味呢。

夏夜漫漫,月华满地。在空旷舒朗的甘州街头闲走,你一言我一语,说到当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范长江等都来过张掖,舞台表演当然来不及提及他们了,但班固出生于张掖,一部《汉书》实在是彪炳千秋,怎么在舞台上连一个背影也没有出现呢?蒋经国考察大西北,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伟大的西北》。他说,“张掖,有人说是塞上江南,因为那里很有些江南情调”“张掖城内有许多店铺,过去却不敢修理门面和挂大招牌,因为怕当地的政府说他有钱,更加他的捐”。这位蒋大公子还是很了解人情世故的。大记者范长江是80年前的年初抵达张掖的,他在张掖停留采访了八天,这些文字就是后来的新闻名篇《中国的西北角》。视野宏阔的范长江不乏诗情地写道:“骑马出了张掖西门,把眼平视出去,只有疏密不齐的林木,枯缩待春的枣园,祁连山和焉支山挟持着平坦肥沃的弱水盆地,被冻了的河流渠道,以及大小远近的村落,点缀成为画意恬淡的乡郊。”

范长江也许无缘看到盛夏时节的张掖,无从体会古甘州夏夜的清凉。古甘州张掖的夏夜很文化、很漫长、很清凉,似乎在寂寞中也不乏几分苦涩。

1995年,听说王老师得了乳腺癌,很多天,我们都感觉到天昏昏沉沉的。她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手术、化疗,吃饭、唱歌。想来,病魔也是欺软怕硬的,二十多年来,王老师满头银丝,步履从容,姿态优雅。去年冬天,同学国华从广州回来,通知我们,他要邀请王老师吃顿饭,顺便和老同学们聚聚,请我们务必联系好王老师。结果,王老师略带着涩回答,不太方便。细问之下,她才告诉我们,最近,又被帕金森缠上了,走路的姿势不太美观。

我们一再邀请,75岁的王老师最终一袭盛装,出现在聚会的现场。那天,王老师手捧鲜花,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甚至准确地报出我们每个人是哪一届,哪个班的,遇到片刻卡壳,她会轻轻拍打自己的脑门,谢绝我们的提醒,像参加考试的小学生那样认真回忆。

现在,变天时,我会收到:今日有雨,记着带伞;刮风时,我会收到:降温了,添件衣服;学生期中期末考试时,我会收到:现在做学生真不容易,你做老师的,要给他们降压哦!



木刻《林风》【日】笹道喜平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05号

和单车有个约会

□周越

誓不再做低头一族的我,如今常喜欢骑着我那“小白龙”热血沸腾地一路骑行。偶遇日出,沿途嗅花。

终经不得骑友的怂恿,我报名参加了环城骑行。比赛当日,天不作美妖风大作。队友帮画了买买提样的小卷胡子,必须承认回头率是高的,是欢乐的,可惜妖风吹得我鼻涕直飙,只得像小时候一抹而过,销魂的胡子也没了。

牛肉干巧克力加红牛,因是高热量的东西,又是我喜食的,有日子控制自己了。却得以在欢快的骑行路上,痛快淋漓地吃一回,美其名曰:补充能量。

还没到第一个打卡点,路线差点走错。脑子里想上收容车和厕所的念头,神一样地跟着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只得一个人继续赶前面的。终遇到队友,在大家的鼓励中到

花未眠

□王瑶宇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旅馆起床时,看见了一簇绽放的海棠花。他被眼前的这一幕,深深地迷住了,于是写下当时所感:“昨日一来到热海的旅馆,旅馆的人拿来了与壁龛里的花不同的海棠花。我太劳顿,早早就入睡了。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

人未眠,熬几次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花未眠,这就显得与众不同了。我想象着作者当时遇到的情景: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空气静谧,

达第一打卡点。休整,良辰苦短,巧克力都还没啃完,十二道金牌令又追杀过来。就在这个时候爱人问候鼓励的短信也来了,于是菊花一收腰一直,爬上车,一路在最顶风里东行。也奇怪,尽管比前八十里难骑,却没有开始的痛苦感了。

禁不住想大声念白:你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就这样,耳机里放着斗志昂扬的摇滚,一会站立一下,放松饱受摧残的屁股。路遇队友临时组队鼓励着轮流破风,一路算着时间和速度,终在5小时32分完成挑战。

赛后看到工作人员拍到我骑行的照片,那龇牙咧嘴的笑及壮硕而略为前倾的身影,我觉得尤为摄人心魄。或许再遇当初少年郎,他会深情又忧伤地暗想:比起多年前纤腰盈盈一握满脑暗伤的那个人,我更热爱这货现在饱经沧桑后的笑容及像水桶一样的腰。

川端康成熟睡着。而身旁的海棠花,在那里兀自开放,一瓣一瓣地打开自己的花片,开得安然恬淡……凌晨四点,川端康成醒来,海棠花已经完成了它那绽放的盛举。

花未眠,是一种你途经的绽放。一次偶然相遇,你看着花,花看着你,你感受到一种花的生机和力量:花未眠。你被眼前这美好的事物所灌醉,但又感到自己清新无比。

花往往是偏居一隅,渺小脆弱;花往往是自开自落,无人问津。当我们在旷野看着那些一簇簇灿烂野花随风摇摆,我们可曾感到“花未眠”?

微观



多浇一瓢水

邱金萍

父亲爱种花、爱养金鱼,兴许我是遗传了父亲的爱好,也喜欢种花、养金鱼。我在阳台上的一个角落砌了一小角鱼池,阳台的另一角落放着木架,上面摆放着花。父亲曾说过,种花要用心,要善待它们,你对花的好,它们会感知。虽然我有着与父亲同样的爱好,但种花心得远远不及父亲,这不,有盆朱顶红不可避免地枯萎了,木架上也就出现了只见泥土未见植物的空盆。

浇花的时候,舀上鱼池的水,一盆盆浇过,就连这个空盆都不落下。或许空盆里的花如父亲所言有感知,知道了我对它那一同同仁地浇灌,对它还是充满信心,没有放弃它,小小的两片朱顶红嫩绿叶冒出土块,像是跟我打着胜利的手势,告知它回来了的信讯。始料未及啊!我给空盆浇水的小小举动,竟然又让朱顶红重生了。

眼镜

石磊

鄙人近视眼,年轻时因为怕丑不肯戴眼镜,出了不少洋相。后来干脆戴上眼镜,大大方方直面人生,任凭亲近的同事和朋友们“四眼、瞎眼”地戏谑我,我自坦然。挂着瓶底儿的岁月,弹指间十数个春秋了,人到中年,身体发福,肚圆脖短,已无所谓美丑。一日,我拿下眼镜洗脸,忽然看到玻璃缸中的金鱼硕大丰满,美若仙鱼,与我戴眼镜时看到的判若两样。偷偷将眼镜戴上拿下,拿下戴上,观鱼的效果截然不同。女儿好奇地问:“你的金鱼怎么啦?”我说:“正常,正常。”其实我心间茅塞顿开,戴着眼镜看世界,正常个鬼哟,看啥啥都小一号,你一时也说不明白这近视者愚否、悲否,眼镜劳什子该何去何从,唯有自己那颗心不糊涂便是。

恰好

朱秀坤

普陀山有两块上下堆积的奇石名曰“磐陀”,上者底尖,下者顶尖,一线相连,似接未接,看似摇摇欲坠,实则风雨不动——这是自然界的恰好;老家那句形象而诙谐的俏皮话,“瘸老爷对了个瞎奶奶,弯刀子对了个瓢切菜,破锅柄对了个狭锅盖”,则又是因陋就简的非常般配的恰好。

恰好,是一种适当,是一种和谐,在建筑中就是黄金分割点,在戏曲中又是情感的拿捏,在烹饪中则是火候的把握与掌控,在身材长相或衣着打扮上能做到恰好,就是美。套用宋玉的话便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若是过分或不足,不是意境未到,就是有泛滥之嫌,总让人觉得不是那个味儿,不过瘾,心中有憾。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